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大馬扁 第五回 康學究避債吟劣詩 安御史據情參偽聖

話說康有為因娘兒走到輪船中找尋自己，急跑到船面，跳在杉板小舟之內。正值是一輪熱日當中，曬得康有為發昏章第九。好一會那娘兒去了，在輪船上的搭客看見那娘兒的裝束，料知是青樓裡頭要來找尋人客的，倒覺好笑。及見娘兒去了，就有些好事的大聲呼道：「那人去了，你起來罷，還曬不透麼？」那康有為在小舟上聽得，自付這會被人看見，實在羞恥。但挨不得這般曬的苦，勢不能不起來，惟有老著面皮帶笑遮羞而已。便坐將起來，只見人立在船面的如排隊一般，立在一處，來看自己。康有為眼望著各人，帶著笑口占一首七絕詩，那詩道：避債無臺幸有舟，是真名士自風流。

娘兒不解其中意，猶自登輪苦索搜。

吟罷起來，故把滿面笑臉堆下來，搖搖擺擺回至房子裡。時船中人雖不識他的姓名，倒知道是一個無行的蕩子。後船中侍役說將出來，才知道他就是康有為。都笑道：「他本來是要做聖人的，因何幹這般勾當？」自然互相傳說。凡船中搭客都知道康有為逃避妓債的事，有議論的，有訕笑的，康有為也聽得這些，究竟良心難昧，羞於見人，卻不敢出房門一步。回到粵省後，直到城裡萬木草堂館內。各學生知道康有為回來了，倒出來迎接，先生前先生後的問候一回。因他公車不第，自然相慰，不是說阻遲一科，就是說文運偶蹇。康有為聽了，覺學生之言盡似知道自己專為科名的。

因見學生齊集，就立刻登上大堂，都令各學生上堂如聽書一般。康有為就發論道：「吾道其不行矣！昔孔子周流列國，齊欲待以季孟之間，而沮於晏嬰。楚欲封以書社，而沮於子西。今又見於吾矣！」時各學生多不知他用意，就答道：「先生文章詩賦，素為吾輩所欽仰，不過目下文運未通，將來實不難中進士點翰林的。偶然蹇滯，何必如此憤懣？」康有為見學生苦苦說出自己為著科名，心上也不大喜歡。因自己雖然求名緊要，畢竟外面要撐個門面，要為聖為賢的。今偏偏被學生說破，勢不能不掩飾。便又說道：「我豈為區區科名起見？不過欲借此釋褐登朝，謀個兼善天下而已。是故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捨我其誰也！」學生林魁先說道：「天生德於先生，將為世用，不過道大莫容，以至於此，先生權且待時可也。」康有為道：「吾非自誇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中國乎！今道已不行，何德之衰！昔孔子欲居九夷，吾亦將乘桴浮於海矣。」梁啟超道：「聖人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，先生今日惟行邦無道則隱之義可矣。」康有為道：「軼賜，汝是何言也！吾何止獨善其身，今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。」說罷，見各學生皆無異言，心中已自竊喜。徐看看各人，見陳千秋伏案不語，各人亦見奇異，康有為乘勢道：「超回殆真知我也，實相賞於不言之中矣！」說到這裡，乘機退回房裡，各學生亦退。康有為細想今日各學生在堂上，初時猶紛紛以科名相慰藉，實打中自己心坎，幸林魁先、梁啟超等深會自己意思，將來盡能幫自己運動各事。尤幸自己把一番說話籠絡住各人，但此後自己總要隨處小心，裝個認真道學才好。

自此，康有為凡在大庭廣眾之中，說話也句句老實，行動也步步方正。雖然拘束得□分辛苦，只為自己要做聖賢，不得不如此。因此許多學生有迷信他的，有明知他是假作假為的。但為虛名要緊，他自稱為聖人，自然稱學生做賢者。學生雖知他是籠絡自己，卻望可以飾智驚愚，將來或得世人崇拜。所以學生們不特安心，且替康有為游揚，好招羅門生。果然又多了□餘人。就中一位林子重，本是瓊州一個紳士，只為橫行鄉曲，逞刁好訟，被官府拿得緊急，逃在省城。那時聽得康有為名字，只道他在省中各衙門很有交通，正待從游康館，好望於自己構訟未完之件，或得他助力，故此來到康有為處受業。康有為就歡喜道：「昔孔子說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，今足下遠自瓊州到來，可見吾道雖不行於上，猶能行之於下，又見得聖道自有傳人，畢竟是老天未喪斯文呢！」說了，又向林子重道：「足下方頤廣額，實將來國家公輔之器，正所謂用之則行，捨之則藏的大人物。足下不要自棄。」林子重道：「量門生沒什麼學問，不算得是濟世之才，怎敢當老師過獎。」康有為道：「古語說，學然後知不足，你若在這裡多學三兩年，不患無學問，那時治國平天下就不難了。」林子重好不歡喜。因凡人沒有一個不好人贊揚自己的，康有為專把這個法門籠絡人，林子重自然入彀。自此逢人誇張，倒說康有為贊頌自己。

但那林子重到了省城，本為經營本籍的訟事，故每天必尋鄉鄰商議。往來既多，自不免在花天酒地行動。況向在瓊州本籍那僻陋地方，見聞較陋。今來到粵城，但見秦樓楚館，華麗非常。車馬如雲，笙歌盈耳，已是眼界一新。且看樓中妓女，都裝得冶豔妖嬈，在瓊州時何曾見過。故一到其間，便不免心迷目眩。不論晝夜，都流連花叢裡，時常不在館中。同學的自然要疑他，未免把言相試，那林子重更不忌諱，自直說出來。不是說某妓唱得好腔喉，就是說某妓生得好容貌，說時更手舞足蹈。同學中聽了，因他進館時康有為贊獎他太過，便心懷不滿，即把林子重好尋花問柳的事對康有為說知。康有為猶道「他初到時我曾勸他，不要自棄，他那敢違我訓誨，想他未必有此事。」後更有幾個學生指證他，反說他自己已經直認，康有為料知此事屬實，且他又常常不在館裡，本不必思疑。但省中大館積習，凡出館讀書的，於嫖賭兩字，本當做平常，可惜自己是要做聖人的，天天說自己的萬木草堂和古來孔子的杏壇一樣，若是流連花酒，那裡做得聖人之徒呢？想罷，就當眾人面前，把林子重罵了一頓，並道：「子重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」

各學生退出後，觀著林子重回來，就斥罵他。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都罵他有礙館裡聲名，紛紛吵鬧。林子重卻不敢計較。早被康有為聽得，恐林子重真個去了，即令門房傳林子重進來，說道：「英雄如韓世忠，風流如杜牧之，且放蕩形骸，你飲花酒一事，原不算什麼，但自己須要檢點，勿使人知道才好。俗語說，寧使人知，莫使人見，你又不是愚蠢，反要對人亂說，可就不能掩飾了！你須知我這間館與別處不同，盡要裝好外局是緊要的。」林子重聽了，唯唯而出。康有為恐各學生更有說話，令子重不好意思，便寫了一紙貼在堂上，道是：「過而能改，便是君子，經傳責林子重，他已唯唯服罪，自稱痛改，所謂君子之過昭於日月者，實堪嘉尚。」這等話各學生看了，自然無詞。唯林子重自付道：自己並不曾服罪，又不曾自稱痛改，今老師如此說，實是奇怪。又付：方才先生傳責自己時，只勸自己裝好外局，且以韓世忠、杜牧之相比引，看來不是責我嫖妓，只責我不能秘密，我此後嫖飲，只不向人直認，秘密前往便是。

自此色膽更大，飲興更豪，每晚膳後外出，就托稱有什麼事往朋友處，依舊在花叢中流連不倦。恰那夜到城外迤西一帶陳塘的地方，正是青樓薈萃之處。約摸到三更時分，正從酒館出來往娼院去，從後看見一人，早認得是康有為。林子重便亦步亦趨隨著他，要看他往那處去。不想事有湊巧，那康有為正進娼院去，那娼院又正是林子重在那裡呢一妓的。林子重見先生且如此，自己更不必畏忌，便快步前跑，趨過康有為之前。回頭一望，正與康有為打個照面。到這時，師弟很不好意思，實不得不招呼，康有為已滿面羞慚。在林子重之意，因自己已眷昵一妓，正自打得火熱，不如識破康有為，見是大家都是同道，免他再責自己。果然康有為見了，只點頭回禮，那裡敢作聲。

到了次日回館，恰上堂講書，講到「如好好色」這一節。康有為就發議道：「好色乃英雄小節。昔日咸、同年間，巡撫李續賓最好搶掠良家婦女，且常邀土妓到營中陪宿。後來被御史參他，那咸豐帝知他最能以漢攻漢的，又驍勇好戰，正在樂得而用。就批出道：『好色乃武夫小節，現在軍事方殷，李續賓戰事尚算得手，該御史乃欲以區區小節參革能臣，著毋庸議。』」這等說。自那道諭旨發出後，莫不驚異，倒道咸豐帝善於籠絡。那李續賓更自感激，後來在安徽三河鎮被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殺得大敗。那李續賓困在重圍，不能得脫，就與曾國華一同盡忠殉難。皆由咸豐帝好色乃武夫小節那一句，他就感恩圖報，可見好色自是無傷。且孟子也說得好，知好色，則慕少艾，倒由真情至性發出來，若把這點真情至性幹大事業，就沒有做不到的。即古來英雄失志，往往借酒色糊塗廢事，故宋朝忠臣名將如韓世忠，也眷愛梁紅玉，後來竟做了一個名臣。就是近來曾國藩，他未達時，也眷愛一個土妓，喚做春燕。曾把一聯贈他，聯內用唐句暗藏春燕二字，道是『報道一聲春去也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』。這件故事哪個不知？又如彭玉麟

做諸生時，亦着呢一少婦，喚做梅花的，因之苦心學寫梅花，作終身紀念。這二人本是自殘同種，雖不足數，究竟他的功名官位，豈不令我們欽羨麼？」說罷，各學生聽得他說起那幾件故事，本是離題萬里，但林子重聽了，就知因昨夜在青樓上撞著他，因此說東說西，為自己遮臉之計，心裡已自暗笑。

及說完書之後，回至房裡，仍恐林子重聽了這會書，怕把昨夜在娼院相遇的事說將出來。盡被學生知出自己外作聖賢，內實蕩子，傳將出去，自己面目還好見人麼？就立即再邀林子重進房裡說道：「我們大道不行，立功無地，問柳尋花，藉排憂國之悶，原不足怪。但世上達人還少，故我兩人昨夜相遇，總宜秘密。若他人知道，就聲名掃地了。」林子重已會其意，即矢誓不再宣洩。自此林子重已拿得康有為痛腳，益復無忌。不特常常到花叢裡，且向來自己好訟的本性，更明目張膽。凡穿插衙門，有時更與康有為商議。康有為亦知林子重已知自己真相，更不敢裝腔。

那日正在書房坐著，只見林子重進來，面色青黃不定，康有為料知有事。正待問時，林子重早先說道：「北京裡頭有御史參老師呢！」康有為道：「是哪個御史？參我則甚？」林子重道：「是御史安維峻，就是老師中舉時房師安蔭甲的昆仲。他參老師性情詭僻，行為荒謬，如明朝魏闖一般。以孔子自待，別號長素，猶言長於素王。門下生徒，又有超回、軼賜之稱，猶言超於顏淵，軼於子貢，自是妄自尊大，以邪說惑人這等語。所參還有一件緊要的，現在正派粵督查辦呢！」康有為聽了，面色已是一變。正是：

枉騙同門稱偽聖，頓教言路効狂生。

要知林子重所說一件緊要的是什麼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